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

清史稿

卷三八四——卷四二三

【民国】赵尔巽 等撰

许 凯 等标点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清史稿卷三八四

列传第一七一

林培厚

李象鵬

李宗传

王凤生

黄冕

俞德渊

姚莹

林培厚，字敏斋，浙江瑞安人。嘉庆十三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出为四川重庆知府。咽喉带刀异常制，禁锻者毋制卖，有犯则坐。沿江渡船为盗资，籍而稽其出入，刻姓名船侧，盗为衰息。民习天主教，搜其书，批抉缪妄，闻者多悔悟。署川东道，所属雷波厅民、夷忿争，或觊觎邀功，请发兵，培厚不应，立缚治其魁，余悉贷遣。总督蒋攸銓器之，称为蜀中良吏之最。母忧归，服阙，授直隶天津府。畿辅大水，天津地洼下，灾尤剧，培厚遍行属县，赈活饥民七万有奇。奉天、台湾商米先后抵海口，议以官钱收买，委曲剂量，商民交利，而官不费。时蒋攸銓移督直隶，诏举贤吏，遂荐之，不旬日，擢大顺广道。畿南涝后，大兴水利，培厚先在天津治淀河，至大名治新卫河、洺河，浚筑悉中程度。培厚数以时事利病、属吏贤否语攸銓，为布政使屠之申所忌。及攸銓入相，那彦成代之，坐河北旱荒施赈不如法，解培厚任，宣宗夙知其能，改授湖北粮储道。时河患洩，漕舟数阻。攸銓以大学士出督两江，期八省漕以首夏毕渡河，乘清水盛涨，浮渡遄利。培厚所部尤速达，为嘉庆以来数十年所未有，攸銓特疏陈给叙。历三运无误，上意方向用，以劳卒于通州运次。

李象鵬，字云皋，湖南长沙人。嘉庆十六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道光二年，出为直隶宣化知府。岁饥，禁奸贩，安屯户，煮粥

以賑，民无失所。課士有法，一变边郡弃陋之习。调正定，再调保定。蒋攸钰、那彦成先后为总督，皆倚如左右手。象鵬持正无挠，擢通永道，调河南盐粮道。治漕严，弁丁懍懍，禁胥役藉雇剥船扰民，请潞盐仍归商运，民便之。丁父艰归，服阙，补江西吉南赣宁道。辖境与粤东犬牙相错，多伏莽，属县僻瘠，几不可治，象鵬扫除积弊，境内秩然。擢江苏按察使，署江宁布政使。时陶澍为总督，赖其佐理焉。调贵州按察使。仁怀奸民为乱，株连众，治之无枉纵。擢布政使，禁汉奸盘剥苗民，多惠政。二十四年，以假去职。洎入覲，诏以三品京堂候补。未几，乞归。

李宗传，字孝曾，安徽桐城人。嘉庆三年举人。授浙江上虞知县，先摄丽水、平湖、瑞安、建德、平阳，所至求民隐，锄豪强，平反冤狱。在丽水断积案七百余事，捐资河工，叙知府，擢浙江督粮道。道光三年，杭、嘉、湖三府大水，宗传建议，浙西诸水尾闾，下由江苏入海，必宜江、浙两省通筹疏浚，大吏用其言，疏请合治。坐事左迁，巡抚程含章荐之，以知府用，授湖南永州，葺濂溪书院，崇节义，劝种植。擢四川成绵龙茂道，累摄盐道、布政使。

十三年，峨边属猓夷降复叛，势甚张，总督鄂山既奏劾提督杨芳，檄宗传往察治。宗传上言：“四厅夷环山为巢，嗜利顽钝，愈抚愈嚣。去年添兵设防，夷转四出焚掠，攻垒窥城，略无忌惮。虽扰一厅，实四厅安危所系，不可姑息貽患。”乃建三路进剿之策，倡助军需，治兵选士，声威大振。三路大军犹未至，宗传先以计诱降十三支夷，繫之，勒还所掠人口，有业者复之，无业者给资，纵俘归，使谕威德。夷犹豫未决，大军由冷迹关逼老林巢藪，大破之于石门坎，擒斩数百，毁贼寨二百余所，夷落悉平。论功最，擢山东按察使。捕大盗刘二鞍子置之法，群盗远遁，迁湖北布政使。年逾七十引疾归。

宗传征叛夷出奇有功，然居恒时以计取伤仁，意不自谦。尝从同县姚鼐游，能文章。

王凤生，字竹屿，安徽婺源人。父友亮，乾隆四十六年进士。由中书充军机章京，累迁刑部郎中，精究法律，治狱矜慎。改御史，巡城、巡漕，官至通政司副使，有清直声。以诗名。

凤生，嘉庆中，入货为浙江通判，屡摄知县事。任兰溪仅数月，清积案七百余事。任平湖，有民数百户，诵经茹素，传授邪教，凤生悯其愚惑，开谕利害，治为首数人罪，余释之。补嘉兴府通判。道光初，浙江清查仓库，以凤生总其事。署嘉兴知府，迁玉环厅同知。会浙西大水，江、浙两省广东合治，调凤生乍浦同知，勘水道，乃由天目山历湖州、嘉兴，沿太湖以达松江。计画甫就，事未行，值淮南高堰溃决，江南大吏疏调凤生赴南河，未几，擢河南归德知府，浚虞城、下邑、永城二县沟渠。寻擢彰卫怀道，道属河工五厅，岁修糜费，春秋防汛，虚应故事，凤生力矫积习，事必躬亲。以岁修有定例，另案无定例，在任三年，力删另案以杜弊。寻以疾乞归。

九年，两江总督蒋攸锬荐起原官，署两淮盐运使。凤生以淮盐极敝，条上十八事。攸锬采其议，改灶盐，节浮费，浚河道，增屯船，缉场私、邻私之出入，禁江船、漕船之夹带，及清查库款，督运淮北诸条，疏陈待施行，会诏捕盐枭巨魁黄玉林，凤生计招出首，责缉私赎罪。攸锬已入告，旋因告讦置之狱，又得玉林所寄其党私书，意反复，密疏请处以重法。上以前后歧异，谴攸锬，凤生亦降调。陶澍继督两江，与尚书王鼎、宝兴会筹盐法，合疏留凤生襄议，于是大有兴革，略与凤生初议相出入；又奏以凤生察湖广销引，勘议淮北改票事，凤生虽去官，仍与盐事终始。十二年，湖北大潦，总督卢坤疏留凤生治江、汉堤工，袤亘数百里，半载告竣，秋水至，新堤有溃者，凤生引咎乞疾归。寻淮北票盐大畅，陶澍以凤生首议功上闻，促之出，未行而卒。

凤生以仕为学，尤笃好图志，成《浙西水利图说备考》、《河北采风录》、《江淮河运图》、《汉江纪程》、《江汉宣防备考》、《淮南北场河运盐走私道路图》。每吏一方，必能指画其形势，与所宜兴革。四方大吏争相疏调，少竟其用，惟治淮盐尤为陶澍所倚藉焉。

黄冕，字服周，湖南长沙人。年二十，官两淮盐大使，治淮、扬赈有声。初行海运，巡抚陶澍使赴上海集沙船与议，尽得要领，授江都知县。历元和、上海，署太仓州，擢苏州府同知，晋秩知府，署常州、镇江，有大兴作，大吏悉倚以办。疏治刘河海口，上海浦汇塘，常州芙蓉江、孟河，冕皆躬任之。海疆兵事起，从总督裕谦赴浙江。裕谦死难，冕牵连遣戍伊犁，既而林则徐亦至戍，议兴屯田，冕佐治水利有功，赦还。江苏巡抚陆建瀛复调冕治海运，革漕费，岁省银数十万，为忌者所中，劾罢归。咸丰初，粤匪围长沙，冕建守御策。及曾国藩治兵讨贼，冕创厘税。兴茶盐之利，军饷取给焉。又开东征局，专饷曾国藩一军。起授江西吉安知府，复以事劾免归，仍以饷事自任，湘军赖以成功。寻授云南迤西道，辞病不赴，卒于家。

冕仕宦初为陶澍、林则徐所知，晚在籍为骆秉章所倚任。时称其干济，被谤亦甚云。

俞德渊，字陶泉，甘肃平罗人。嘉庆二十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散馆授江苏荆溪知县。始至，遮诉者百十辈，逾年，前诉者又易名来控，一见即识之，群惊为神。调长洲，甚得民心。迁苏州督粮同知。道光六年，初行海运，以德渊董其役，章程皆出手定，以忧去。八年，服闋，擢常州知府，调江宁。

十年，宣宗以两淮盐法大坏，授陶澍为两江总督，命尚书王鼎、侍郎宝兴赴江南会议改革。时议者多主罢官商盐，归场灶科税，以德渊有心计，使与议。德渊具议数千言，略谓：“盐归场灶，其法有三：一曰归灶丁按亩起科，然其中有难行者三：一在灶丁之逋欠，一在缴饷之私煎，一在灾侵之藉口；二曰归场官给单收税，难行者亦有三：一在额数之难定，一在稽查之难周，一在官吏之难恃；三曰归场商认侵纳课，难行者亦有三：一在疲商之钻充，一在殷户之规避，一在垣外之私售。以上三法，共有九难。如就三者兼权之，则招商认侵，犹为此善于彼。苟得其人，或可讲求尽善。顾事关图始，果欲行之，则宜先定章程。清灶金商、改官易制诸事，非三年不能就绪。

此三年中，额课未可长悬也，场盐未可停售也，各岸食盐未可久缺也。新旧接替之时，非熟思审处，何能变通尽利乎？向来捆盐之夫，淮北永丰有万余人，淮南老虎颈不下数万人，皆无赖游民以此为事业。一旦失所，此数万众将安往？其患又不止私梟拒捕已也。”议上，陶澍深然之，乃与朝使定议，不归场灶，仍用官商如故；惟奏罢盐政，裁浮费，减窝价，凡积弊皆除之。荐德渊超擢两淮盐运使。

德渊精会计，又知人善任。诸滞岸商惮往运，改以官督办，千里行盐，稽核价用，琐屑悉当。每运恒有余利，尽以充库，无私取。两淮本脂膏地，运使多以财结权贵及四方游客，余贍给寒畯，取声誉，皆出商资。德渊谨守管钥，失望者众，言者时相攻讦，不顾也。在任五年，力崇节俭，妻子常衣布素，扬州华侈之俗为之一变。尚书黄钺子中民为场大使，欲得美职，德渊曰：“美职以待有功，中民无功不可得。”坚不与。陶澍益贤之，荐其才可大用，以循良久在盐官可惜，上亦嘉之，未及擢用而卒。

姚莹，字石甫，安徽桐城人。嘉庆十三年进士，授福建平和知县。调龙溪，俗健悍，械斗仇杀无虚日。莹禽巨恶立毙之，收豪猾为用，予以自新。亲巡问疾苦，使侵夺者各还旧业，誓解仇讎。择强力者为家长，约束族众，籍壮丁为乡勇，逐捕盗贼，有犯，责家长缚送。械斗平，盗贼亦辑，治行为闽中第一。调台湾，署海防同知、噶玛兰同知，坐事落职。寻以噶玛兰获盗功，复官。父忧归，服阙，改发江苏，历金坛、元和、武进。迁高邮知州，擢两淮监掣同知，护盐运使。先后疆吏赵慎畛、陶澍、林则徐皆荐其可大用。

道光十年，特擢台湾道。及海疆戒严，莹与总兵达洪阿预为战守计。达洪阿性刚，与同官鲜合，莹推诚相接，一日谒谢曰：“武人不学，为子所容久矣，自今听子而行。”二十一年秋，英兵两犯鸡笼海口，明年正月，又犯大安港。莹设方略，与达洪阿督兵连却之，大有斩获，收前所失宁波、厦门炮械甚多。敌构奸民煽乱，海寇亦窃发，皆即捕戮，一方屹然，诏嘉奖，加二品衔，予云骑尉世职。

泊江宁议款求息事，遂有台湾镇道冒功之狱。故事，台湾以悬隔海外，加兵备道按察使衔，得与镇臣专奏事。鸡笼、大安之捷，飞章入告，总督怡良心不平。英兵留驻鼓浪屿，前获俘欲解内地，势不能达，奏请便宜诛之，以绝内患，已报可，怡良仍令解省。莹与达洪阿谋曰：“大府意欲市德，藉以退鼓浪屿之兵。兵不可退，徒示弱，不如杀之！”怡良愈怒，诸帅并忌之。款议既成，交还敌俘，以妄杀被劾，逮问。莹与达洪阿约，义不与俘虏质，即自引咎。宣宗心知台湾功，入狱六日，特旨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发往四川效用，至则复为总督宝兴所忌。会西藏两呼图克图相争，檄往平之。莹谓：“夷人难以德化。失职下僚，孑身往，徒损国威。”不听。及至乍雅，果不得要领而返。总督劾其畏难规避，责再往。事竣，补蓬州。在州二年，引疾归。

文宗即位，黜大学士穆彰阿，诏宣示中外，并及莹与达洪阿被陷状，于是复起用，授湖北武昌盐法道，未行。擢广西按察使，命参大学士赛尚阿军事。时广西寇渐炽，诸将不合，师久无功。莹至，任为翼长。大军围贼紫金山，莹言流贼如水，必环攻以断其逸，不听，贼遂窜永安。又上书请斩僭事将，复不听。永安城小，都统乌兰泰军西南，提督向荣军东北，合滇、黔、楚、蜀兵四万余人，贼数千壁险死斗。水窰者，永安东北之隘也，缘山径可达桂林。莹与乌兰泰皆主击水窰，绝贼外援，向荣不从，自由龙寮岭进而败，乃议开水窰一路纵贼逸，尾追击之。莹力辩其失，赛尚阿仍用向荣策，贼果突围出犯桂林，乌兰泰战死，赛尚阿逮问。贼势益炽，连陷兴安、全州，犯湖南，遂不可制。莹随军至湖南，巡抚张亮基奏署按察使，忧愤致疾，卒于官。

莹师事从祖鼐，不好经生章句，务通大意，见诸施行。文章善持论，指陈时事利害，慷慨深切。所著《东溟文集》、《奏稿》、《后湘诗集》、《东槎纪略》、《康輶纪行》及《杂著》诸书，为《中复堂全集》，行于世。

子浚昌，能继家学。曾国藩以名家子留佐幕，官江西安福、湖北

竹山知县。工诗，有《五瑞堂集》。

论曰：林培厚救荒治河有实绩，而以察吏招忌。李宗传便宜平夷，功在边方。王凤生、俞德渊佐陶澍治淮盐，尤济时之才。姚莹保岩疆，挫强敌，反遭谗谴，然朝廷未尝不谅其忠勤，海内引领望其再用，亦不可谓不遇矣。

清史稿卷三八五

列传第一七二

杜受田 子翰 祁寯藻 子世长
翁心存 彭蕴章

杜受田，字芝农，山东滨州人。父塈，嘉庆六年进士，由翰林院编修累官礼部侍郎，重宴鹿鸣，加太子少保，卒赠太傅，谥文端。

受田，道光三年进士，会试第一，殿试二甲第一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大考擢中允，迁洗马，督山西学政。十五年，特召还京，直上书户，授文宗读。四迁内阁学士，命专心授读，毋庸到阁批本。十八年，擢工部侍郎，调户部。二十四年，连擢左都御史、工部尚书，寻充上书房总师傅。文宗自六岁入学，受田朝夕纳诲，必以正道，历十余年。至宣宗晚年，以文宗长且贤，欲付大业，犹未决。会校猎南苑，诸皇子皆从，恭亲王奕訢获禽最多，文宗未发一矢，问之，对曰：“时方春，鸟兽孳育，不忍伤生以干天和。”宣宗大悦，曰：“此真帝者之言！”立储遂密定，受田辅导之力也。

三十年，文宗即位，加太子太傅，兼署吏部尚书，调刑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。受田虽未入枢廷，国家大政及进退大臣，上必谘而后行。广西军事亟，受田数陈方略，荐林则徐、周天爵，先后起用，提督向荣老于军事，以同列不和被谤，力陈舆论，数保全之。咸丰元年，调管礼部。二年，因河决丰北久未塞，山东、江北被灾重，命偕福州将军怡良往治赈务。疏言：“灾广民众，赈恤不可缓，尤在得人。”荐山东布政使刘源灏、江宁布政使祁宿藻，皆持正有为，责成专任，请

截留江、广漕米六十万石分给两省：诏并允行。

受田自侍文宗学，未尝离左右，当陛辞，不觉感恋流涕，在途触暑染疫，力疾治事，与源灏、宿藻等核定施赈章程，疏陈而不言病，至清江浦遽卒。遗疏念贼氛未靖，河患未平，尤以敬天法祖、勤政爱民、崇节俭、慎好恶、平赏罚为言。文宗震悼，赠太师、大学士，入祀贤良祠，赐金五千两治丧，遣近臣慰视其父塋，擢其子检讨翰为庶子，孙三人并赐举人。复特诏曰：“杜受田品端学粹，正色立朝，皇考深加倚重，特简为朕师傅。忆在书斋，凡所陈说，悉本唐、虞、三代圣圣相传之旨，实能发明蕴奥，体用兼赅，朕即位后，周谘时政利弊，民生疾苦，尽心献替，启沃良多！援嘉庆朝大学士朱珪故事，特谥文正。”谓其公忠正直，足当“正”字而无愧。柩至京，上亲奠，抚棺哭甚哀，晋其父塋礼部尚书衔。明年，上临雍讲学，复诏褒受田曩日讲贯之功，即家赐祭一坛。及柩归，命恭亲王奠送，遣官到籍致祭，饰终之典，一时无与比。子翱，由翰林院编修累官户部侍郎，督办山东团练。

翰，字继园。道光二十四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检讨。咸丰三年，降。服阙，补庶子。文宗念受田旧劳，数月间迭擢工部侍郎，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，办理京城巡防事宜。翰勇于任事，甚被倚任。十年，随扈热河，以劳赐花翎。上崩于行在，穆宗即位。御史董元醇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，载垣、端华、肃顺等持不可，翰附之，抗言甚力，遂黜元醇议。肃顺曰：“君诚不愧杜文正之子也！”既而载垣等以窃夺政柄被罪，翰连坐，议革职戍新疆，诏原之，褫职，免其发遣。同治五年，卒。

祁寯藻，字春圃。山西寿阳人。父韵士，官户部郎中，以事系狱。寯藻方幼，随侍读书不辍，赋《春草》诗以见志。嘉庆十九年，成进士。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道光元年，直南书户。督湖南学政，累迁庶子。十年，以母病陈情归养，宣宗不许，予假省亲。逾年回京，补原官，迁侍讲学士。寻复予假省母，不开缺。历通政司副使、光禄寺卿、

内阁学士。母忧归，十六年，将届服阕，预授兵部侍郎，督江苏学政。历户部、吏部侍郎，留学政任，未满，十九年，命偕侍郎黄树滋视福建海防及禁烟事，连擢左都御史、兵部尚书。迭疏陈总督宜驻泉州治防务，改海口炮台为墩，查禁烟贩，捕治汉奸，并禁漳、泉两府行使夷钱，夹带私铸者治罪，严惩械斗，并得旨允行。在闽半载，还经浙江，按台、温两府私种罂粟，劾罢台州知府潘盛；又劾温州知府刘煜试行票盐不善，被议，自呈枉屈，戍新疆。时邓廷桢奏击英吉利兵船于厦门走之，忌者谓其不实，命寓藻复往按，具陈战胜状。回京，仍直南书房。二十一年，调户部，命为军机大臣。

二十六年，偕尚书文庆按长芦盐运使陈鉴挪拨盐课，弥补加价，褫其职，历任盐政运司议谴有差。二十九年，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，命赴甘肃偕琦善按前任总督布彦泰清可查误、纵容家丁，下严议。回京，请便道省墓，途次闻宣宗崩，过里门不入。文宗即位，拜体仁阁大学士，仍管户部。寓藻自道光中论洋务与穆彰阿不合，至是文宗锐意图治，罢穆彰阿，寓藻遂领枢务，开言路，起用旧臣，寓藻实左右之。

咸丰元年，调管工部，兼管户部三库事务。二年，复调户部。广西匪日炽，出湖南，遂不可制，湖北、江南数省先后沦陷。军兴财匱，议者试行钞法，又铸当百、当五百大钱，皆行之未久而滋弊。尚书肃顺同掌户部事，尚苛刻。又湘军初起，肃顺力言其可用，上向之，寓藻皆意与齟齬，屡称病请罢，温诏慰留。四年冬，复坚以为请，乃允致仕。十年，英法联军犯天津，车驾将幸热河，寓藻密疏切谏。又言关中形胜可建都，厘捐病民，北省尤宜急停，并报闻。

十一年，穆宗即位，特诏起用。疏陈时政六事：曰保护圣躬以崇帝学；曰绥辑民心以清盗源；曰重守令以固民心；曰开制科以收人才；曰速剿山东、河南贼匪，严防山西、陕西要隘，以卫畿辅；曰敦崇节俭以培元气。言甚切挚，并被嘉纳，次第施行。命以大学士衔授礼部尚画。同治元年，穆宗入学，命直弘德殿，偕翁心存、倭仁、李鸿藻同授读，摘录经史二帙进呈。上读《大学》毕，寓藻具疏推陈为人

君止于仁之义，略曰：“《大学》一书，皇上已成诵，凡制治保邦之道，用行政之源，胥在于是。为人君之道，止于仁而已。治国平天下两章，言仁者六，终之以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。盖仁者必以仁亲为宝，故能爱人，能恶人。不好仁，则好人之所恶，恶人之所好。仁者必以贪为戒，故忠信以得之，不仁者则骄泰以失之矣。仁者以义为利，不以利为利，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则以身发财，灾害并至矣。千古治乱之机，判于义利，而义利之判，则由于上之好仁不好仁也。如近日所讲《帝鉴图说》，下车泣罪，解网施恩，泽及枯骨等事，斯即帝王仁心所见端也。若纳谏求贤，尊儒远佞，则仁亲为宝，能好能恶之说也。露台罢工，裘马却献，则以义为利，不以利为利之说也。《帝鉴图说》讲毕，请进讲舆地，以《会典》诸图简明，易于指书，又《耕织图》及内府石刻宋马远《豳风图》为农桑衣食之原，皇上读书之暇，随时讲求，庶知稼穡之艰难，懍守成之不易也。”

二年，上服除，寯藻偕倭仁、李鸿藻上疏曰：“皇上冲龄践祚，智慧渐开。当此释服之初，吉礼举行，圣心之敬肆于此分，风会之转移即于此始，则玩好之渐可虑也，游观之渐可虑也，兴作之渐可虑也。嗜好之端一开，不惟分诵读之心，海内之窥意旨者，且将从风而靡。安危治乱之机，其端甚微，所关甚钜，可无慎乎？方今军务未平，生民涂炭，正君臣交儆之时，非上下恬熙之日。伏愿皇上恪遵慈训，时时以忧勤惕为心，以逸乐便安为戒。凡内廷服御一切用项，稍涉浮靡，概从裁减，向例所有，不妨量为撙节。如是，则外务之纷华不接于耳目，诗书之启迪益敛夫心思，圣学日新，圣德日固，而去奢崇俭之风，自不令而行矣。”疏上，优诏褒答焉。

寯藻提倡朴学，延纳寒素，士林归之。疏言：“通经之学，义理与训诂不可偏重。后学不察，以训诂专属汉儒，义理专属宋儒，使画分界限，学术日歧。”因举素所知寒士端木埰、郑珍、莫友芝、阎汝弼、王轩、杨宝臣，经明行修，堪资器使。又疏言：“军兴以来，不讲吏治，请下中外大臣，保举循吏及伏处潜修之士，以备任用。”自举原任同知刘大绅、按察使李文耕、大顺广道刘煦，请宣付史馆入《循吏传》。

又荐直隶知县张光藻、陈崇砥、王兰广，山东知县蒋庆第，山西知县程豫、吴辉祖及江南优贡端木埰，山西举人秦东来，并嘉纳允行。屢以病乞休，三年，诏许致仕，食全俸。五年，卒，晋赠太保，祀贤良祠，命钟郡王奠醑，谥文端。擢其子编修世长以侍读用。

世长，字子禾。咸丰十年进士。年十三，侍父江苏学政，任幕客俞正燮、张穆、苗夔诸人，并朴学通儒，世长濡染有素，尤笃守宋儒义理之说。同治九年，服闋，补侍读。累迁内阁学士。光绪初，连督安徽、顺天、浙江学政，清勤爱士，一守寓藻旧规，历礼部、吏部侍郎。擢左都御史。十年，命偕尚书延煦勘山东河工，疏言：“非疏海口不能泄盛涨。修防以民埝为第一层屏障，守民埝即以守大堤。巡抚陈士杰筑修民埝多在大堤既决之后，殊为失计。请乘时兴修。”从之，迭疏陈时务，多持正议。十六年，迁工部尚书，兼管顺天府尹。两典会试，皆得士。世长清操自励，累世官卿贰，家如寒素，时以称焉。十八年，卒，优诏赐恤，谥文恪。赐其孙师曾员外郎，子友业主事。

翁心存，字二铭，江苏常熟人。父咸封，官海州学正。知州唐仲冕见心存有异才，奇之，授之学。道光二年，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大考擢中允，督江西学政。任满，入直上书房，授惠郡王读。寻督江西学政，累迁大理寺少卿。十七年，复直上书房，授六阿哥读。逾年，以母老乞养。家居十年，终母丧。会子同书督贵州学政，陛辞，宣宗命传谕促之来。二十九年，至京，仍入直，授八阿哥读。补祭酒。历内阁学士、工部侍郎，调户部。江苏巡抚请苏州、松江、太仓漕米改征折色，心存谓：“三属额征米一百十四万余石，一旦改折，虑京仓不敷支放，州县假折色抑勒倍征，便民适以累民。”主驳议，事乃寝。

咸丰元年，擢工部尚书。三年，江宁陷，心存疏陈兵事，请乘贼势未定，飭向荣渡江，陈金绶进屯浦口，以上海水师溯流冲其前，江忠源、邓绍良之师掩其后，四路进攻，增重兵守江、淮杜北窜，急清兗、豫、凤、颍捻匪，毋令与粤寇合势，并核军需，恤灾黎，筹京仓积

贮，整饬纪纲，以维根本。疏上，多被采用。又荐湖北按察使江忠源，请畀统师重任，寻即擢为巡抚。调刑部，再调工部，兼管顺天府尹。

粤匪北犯，心存疏言贼氛逼近，请扼河而守，畿南宜驻重兵，河南、山西、陕西各要隘并力堵截，速调驻热河、绥远之蒙古马队进口内卫京畿，京师九门严缉奸宄；运通仓存粮入城；并敕琦善、邓绍良规复扬州、镇江，为会剿江宁之计。又疏陈顺天防务，画分汛地，举行团练；府属各营旧隶总督管辖，请旨暂归调遣。未几，贼犯天津，僧格林沁率师进剿，命顺天府设粮台。心存请发内帑三十二万两、京仓米二千六百石以给军食，添制军需火药。又偕团防大臣会议京城防守事宜，举光禄寺卿宋晋、太仆寺卿王茂荫综理其事，并诏允行。时议行钞币，心存疏言：“军营搭放票钞，诸多窒碍，钞币之法，施行当有次第，此时甫经颁发，并未试用，势难骤用之军营。”诏斥为阻挠，即责筹次第施行之法，俾无阻滞。会言官论通州捕役勾结土匪行劫，命刑部侍郎文瑞鞫得实，心存以徇庇革职。

四年，起授吏部侍郎，调户部，擢兵部尚书，调吏部。六年，疏陈江南军事，略曰：“苏、松、常、太三府一州，及浙之杭、嘉、湖三府，久为贼所窥伺。今宁国先陷，逼近宜兴，向荣近守丹阳，溧水、句容相继失守，宜责向荣严扼丹阳，令张国梁率精兵驻宜兴扼东坝，别简水师驻太湖，庶苏、常两郡可保无事。又近有按亩捐输，失政体，竭民财，请查明停止。”是年冬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，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，寻调户部。

八年，充上书房总师傅。英法联军北犯，天津戒严。心存疏请圣驾还宫，以定众志，力言京师重地，不可驻外国领事；长江形势不可失；绥芬边地不可捐；兵费不可再偿；传教不可推广；和议难成，宜速进剿。湖北巡抚胡林翼奏除漕务中饱之弊，请改征折色。心存力赞其议；由部定章程五事，满汉兵粮折价支給，上下衙门一切陋规概行裁革焉。拜体仁阁大学士，管理户部。与肃顺同官不相能，屡乞病，不许。九年，复固请，乃予告去职。

十年，户部迭兴大狱，肃顺主之，多所罗织。怡亲王载垣等会

鞠，谓司员忠麟、王熙震以短号钞兑换长号，曾面启心存，心存回奏部院事非一二人所能专政，断无立谈数语改旧章之理。载垣等遂请褫顶带归案讯质，文宗鉴其诬，仅以失察议处，免传讯，议降五级，改俟补官，革职留任。复以五“字”商号添支经费，心存驳令议减，未陈奏，司员即列入奏销，下严议，革职留任。是年秋，车驾将幸热河，心存上疏切谏。

十一年，文宗崩于行在，梓宫还京，心存偕诸臣迎谒，特诏起用，以大学士衔管理工部。疏举人材，诏嘉其不失以人事君之义。又疏言：“东南之民向义甚坚；各郡县陷后，流亡渡江者，日夜思招练义勇，克复乡里。请敕曾国藩择能办贼者驰赴通州东台，收拾将散之人心，激励方兴之义旅，进捣苏、常，退保下河。上海一隅赋税所出，宜取江海关无穷之利，以供曾国藩有用之兵。”疏上，被嘉纳。同治元年，入直弘德殿，偕祁寯藻等授穆宗读。两宫皇太后慎重师傅之选，倚畀弥笃。是年冬，寝疾，子安徽巡抚同书方缘事系狱，诏暂释侍疾。寻卒，优诏赐恤，称其“品端学粹，守正不阿”。赠太保，入祀贤良祠，谥文端。赐其孙曾源进士，曾荣举人，曾纯、曾桂并以原官即用，曾翰赐内阁中书。逾年，《文宗实录》告成，以心存曾充监修总裁，赐祭一坛。子同书、同龢自有传，同爵官湖北巡抚。

彭蕴章，字咏莪，江苏长洲人，尚书启丰曾孙。由举人入赘为内阁中书，充军机章京。道光十五年，成进士，授工部主事，仍留直军机处。累迁郎中，历鸿胪寺少卿、光禄寺少卿、顺天府丞、通政司副使、宗人府丞。督福建学政，迁左副都御史。二十八年，疏言：“漕船卫官需索旗丁日益增多，沿途委员及漕运衙门、仓场花户皆有费，欲减旗丁帮费，宜探本穷源。又州县办漕，应令督抚察其洁己爱民者，每岁酌保一二员；办理不善者，劾一二员。运漕官及坐粮厅如能洁己剔弊，准漕督、仓场保奏，不称职者劾罢。”下部议行。擢工部侍郎，仍留学政任。

咸丰元年，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。四年，调礼部，寻擢工部尚

书。五年，协办大学士。六年，拜文渊阁大学士，管理工部及户部三库事务，充上书房总师傅。八年，京师旱，粮价踊贵，旗民生计益艰，蕴章奏请拨款采米，允之。复疏言：“自改用大钱，城中米贵，叠荷加恩赈济，又加米折，然民生疾苦未见转机。臣闻兵丁所领止有实米二成，其余折色定价，每石京钱四千至三千不等，大米一石市价京钱三十千。持此折价买米，不过升斗。民生之蹙，不独在无银，并在无米。本年海运多于上年，可将兵米酌量加增。又各营养育兵及鳏寡孤独小口米不过四万余名，每名岁支一石六斗，拟请此项酌给米，毋庸折色。自前年以来，有提存部库采买银，又存四川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陕西解京米价银，共有四十七万余两，堪以采买米石，加放兵米。又有河南停运节省运脚银二万两，堪为转运之用。伏飭乞部采买，以资搭放，实于旗兵生计大有裨益。”疏入，下部议行。

蕴章久直枢廷，廉谨小心，每与会议，必持详慎。钞票、科场诸大狱，婉辞调护，与肃顺等意忤。两江总督何桂清素以才敏自负，蕴章误信之，数于上前称荐。十年，江宁大营溃，蕴章犹言桂清可恃。未几，苏、常相继陷，桂清逮治。文宗以蕴章无知人鉴，眷注浸衰。适有足疾，扶掖入直，命毋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，以示体恤。寻奏乞罢职，出都就医。诏曰：“卿久任枢垣，备悉时事。见在军务如有见及，并采访舆论民情，随时具疏交地方官大吏代递。”蕴章密陈时务六则，报闻。十一年，病痊，署兵部尚书，寻兼署左都御史。同治元年，复以病乞休。未几，卒，依大学士例赐恤，谥文敬。子祖贤，官至湖北巡抚。

论曰：文宗初政，杜受田以师傅最被信任，赞画独多。祁寯藻、彭蕴章皆久领枢务，翁心存数论军事，久管度支。三人者并与肃顺不协，先后去位；同治初元，联翩复起。寯藻、心存三朝耆硕，辅导冲主，一时清望所归焉。